

## 于凉州， 赴一场历史文化之旅

高慧芳 赖睿

凉州，即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是古代丝绸之路重镇，也是河西走廊上多民族、多元文化汇集的历史文化名城。公元1247年，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历史影响深远的会盟，史称“凉州会盟”，揭开了民族团结融合的新篇章。

202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日前，一支由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带领的访学团来到武威市。师生们汇聚在河西走廊，探寻凉州会盟之路，于历史文化遗迹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交融与璀璨光华。

春日的佛塔金顶在湛蓝的天空下熠熠生辉。在凉州会盟纪念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史料，带着访学团师生走进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展厅里，拉萨中学学生主动为武威一中学生解读藏文版《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武威一中学生则分享着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拉萨中学高一学生次曲在参观后感慨道：“对我来说，凉州会盟曾经只是课本中的知识，这次能够实地来到凉州会盟之地，课本中的内容都生动起来了。”在次曲看来，和武威一中的同学一起交流也让人非常振奋，“我们来自西藏，他们来自武威，我们相互交流，加深了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参观结束后，在拉萨中学学生的带领下，大家跳起了象征着团结与友爱的藏族传统舞蹈——锅庄舞。随着欢快的旋律响起，藏族学生耐心地示范舞蹈动作，其他人随之跳起略显生涩的舞步。两地学生手拉手围成圆圈，舞步交织，欢声笑语回荡在白塔旁。

来到古浪县八步沙“六老汉”治沙纪念馆，泛黄的铁锹、斑驳的煤油灯、手绘的治沙地图，把大家带回到40年前的风沙现场，讲述着“六老汉”三代人40年如一日扎根荒漠、接力治沙的感人事迹。“当年这里‘一夜沙埋墙，驴踩房顶粮绝收’，六位老汉按下红手印，誓把荒漠变林海。”讲解员讲述第一代治沙人“地窝子里啃干馍”“黑风暴中护树苗”的故事时，不少学生红了眼眶。拉萨中学高一学生赵鲁晨说：“站在八步沙林场前，我仍然可以想象40年前黄沙漫天的荒芜。三代治沙人用铁锹与信念，在荒漠中种下希望。草方格锁住流沙，梭梭树倔强生长，‘沙漠变绿洲’的奇迹让我震撼。”

走进天梯山石窟，师生们近距离观摩了斑驳沧桑的洞窟与佛像。面对第13窟高达28米的唐代坐佛，大家惊叹于古代工匠“依山造像，浑然天成”的智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在石窟遗址现场开设露天讲堂——“为何残损的石窟依然值得倾力保护？”他以天梯山为例，深入浅出地阐释石窟作为“立体史书”所反映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价值，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当夕阳为天梯山镀上金边，师生们带着对文明的敬畏与思考踏上返程。古老石窟的文化历史，正在年轻人心留下深刻印象。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西藏分团志愿者高凌说：“此次‘探寻凉州会盟之路’活动，串联起青藏铁路、凉州会盟纪念馆、八步沙林场、天梯山石窟、武威市博物馆等地标。我们循着先辈的足迹，在历史现场触摸文明脉动，于山河之间读懂家国情怀。”

下图：访学团在参观武威市博物馆。 主办方供图



## 以文学之笔书写文明交融之路 ——《外交官笔下的“一带一路”》新书首发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与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外交官笔下的“一带一路”》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外交官笔下的“一带一路”》是一部文化散文集，分上下两册，由周晓沛、范中汇担任主编，收录了38位驻外大使和参赞撰写的海外生活故事、中外友好故事、文明互鉴故事、合作共赢故事，记录了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风土人情、社会文化与时代变迁。该书从侧面展示了中国外交事业发展历程，以亲历者视角诠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新时代文学书写“国之大者”的担当。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表示，《外交官笔下的“一带一路”》是一部具有鲜明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的文学作品。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涌现出无数中外合作、民心相通的感人故事，而外交官既是这一倡议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笔下的故事生动鲜活、真实感人，为读者了解“一带一路”提供了独特窗口。为配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作家协会于2021年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文学联盟，迄今已有42个国家的36家文学团体、26位个人会员加入，新发布的《外交官笔下的“一带一路”》一书就是联盟建设成果之一。

本书主编周晓沛表示，该书是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首次系统梳理驻外使节亲历故事的文学工程，书中的文字因感人而充满力量，因温度而直达人心。这些历史长河中的点滴瞬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生动写照，寄托着外交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渴望与坚守，希望本书能与远方的读者产生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

活动期间，举行了新书揭幕仪式和图书捐赠仪式，《外交官笔下的“一带一路”》正式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朱赢椿与泥蜂舍。



▲朱赢椿创作的《虫子书》。

翻开《虫子书》，除了封面和基本信息外，全书没有一个可供人类阅读的文字。翻开内页，有的像书法作品，有的像山水画。尽管如此，目录、序言、注解，一点都没少。

“这都是虫子‘写’的‘字’。”朱赢椿像揭晓一个恶作剧的谜底那样得意。所谓“字”，其实是昆虫爬行或者啜噬出来的痕迹。朱赢椿总结，书中有潜蝇的行书、蚯蚓的大篆、蜡蝉的工笔、天牛的点跋、瓢虫的焦墨、蜗牛的写意、椿象的飞白、马蜂的狂草……

这样一本书，先是被评为2016年“中国最美的书”，又在2017拿到了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颁发的“世界最美的书”银奖，还被大英图书馆收藏。如今，《虫子书》已经在多国出版。朱赢椿说：“它不需要翻译，全世界的读者都能看懂。”

越来越多外国读者关注到了《虫子书》。去年，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研究人员索菲亚·比斯特在论文中，对《虫子书》进行了剖析：“我认为，朱赢椿的书代表着一种更广泛的认知转向——关于自然世界以及人类在其中的位置。”

闲下来时，朱赢椿邀请不同的虫子享用桑葚等深色果汁，随后任由它们蘸着果汁在纸上游走。每一种虫子都有不同的笔墨，有的靠肚子、有的靠腿、有的靠毛、有的靠翅膀，写完字、作完画，再请它们用清水净身，放回菜地。

对朱赢椿来说，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种菜。春天是油菜，夏天之后换成其他“虫子爱吃的瓜果蔬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任由青菜成长、虫子啃食。虫子们“创作”完成后，朱赢椿拿着盆到菜地里寻找有白色痕迹的叶子，洗完、晾干之后扫描，然后一个一个“字”去寻找、辨认、分类。现在，他的电脑里已经储存了1万多个虫子创作的字，几乎可以排列组合成任何内容。

“虫子或许很容易被人忽略，走在路上一不小心就踩死了，但这是人类对自然生命的傲慢。你看它们是多好的艺术家，笔画多美。”朱赢椿感慨。

朱赢椿与虫子的共同创作还有诸多方式，他对虫子的观察也变成了书。

比如《蚁呓》，这是他观察记录蚂蚁一生移动轨迹的书，书中有80%的部分是空白，封面更是没有任何文字，只有几只蚂蚁在爬。这本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德国委员会评为2008年度“最美图书特别奖”。

再如《蛛囁》，在简短的文字和干净的画面中，展现了蜘蛛短暂而丰

富的一生，其中既有独立生活、成长，也有友情、爱情与别离，还有繁衍的喜悦，最终离开世界时了无遗憾。

### 闹市中“与虫为邻”

泥蜂舍外，朱赢椿经常趴在地上，在他眼前的，也许是一只天牛、竹节虫、尺蠖或者蜗牛。不管它们在做什么，朱赢椿都会饶有兴致地看个半天。

对昆虫世界的好奇，源自童年。在苏北淮安农村长大，他在大自然中度过了孩童岁月。麦田、豌豆、小青蛙、小蛇、小鸟、黄鼠狼……万物环绕着他，并在多年以后成为可爱与温暖的回忆。

如今，尽管身处闹市，他依然发现自己“与虫为邻”——只要蹲下来、低下头、趴下去，昆虫还是无处不在。于是，他重新扎进虫子的世界。

这一切，既变成了艺术创作的养分，也成就了校园里独特的美育教育。

来红房子与泥蜂舍参观的，经常是来自南京及江苏各地的小学生。面对兴奋的孩子们，朱赢椿总在讲虫子的故事。他会从蚂蚁或是蜘蛛讲起，一路讲到地球上任何微小生命都有存在价值。他说，最希望引导孩子们建立生命平等的认知，培养大家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大自然的好奇。

“人类并不高高在上，艺术也并不高高在上，自然中的每个生命都有创造美的力量。”朱赢椿说。

起码在这方寸之间，“虫虫平等”的观念俯拾即是。

朱赢椿为出走的锹甲虫张贴寻虫启事，为撞玻璃而死的苍蝇征集挽联，为蜚蠊精心准备“十道菜品”……泥蜂舍入口处，则摆出了泥蜂舍的创造者画像——一只泥蜂与朱赢椿。给朱赢椿灵感的那只蜂巢，被精心安置在画像之下。

为虫子所做的一切，正在从这片篱笆圈起来的地方，走向更远处。比如，在泥蜂舍附近种下的油菜花，引来了更多蜜蜂，一点点影响到了校园里其他植物的花粉传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们，也常来这里汲取养分。

忙碌的蚂蚁、缓慢的蜗牛、耐得住寂寞的蜘蛛，不但出现在随园书坊，也出现在从这里诞生的一本书中。不少书很受欢迎，一再重印。朱赢椿说，他希望借此唤醒读者对其他生命的好奇心。

春末，南京正迎来万物生长的季节，朱赢椿和他的虫子们，也正迎来繁忙的创作时节。

四月初，江苏南京的春天。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里，一处红色的建筑掩映在绿树中。

推开木门，眼前尽是明黄色的油菜花田，正是盛开时节。建筑由红砖墙砌成，有着独特的多面体造型，一根红色烟囱耸立。在它旁边，匍匐着一座像蜂巢的矮房子。院里群蜂飞舞，一块交通指示牌“慢”，矗立在花海中央。

花田里的小径上，朱赢椿选了块石头坐着看书。他是南京师范大学自然艺术研究院院长，他创作或设计的图书曾多次获得“世界最美的书”“中国最美的书”等荣誉，书籍设计是其主业。但这里的故事，既与书有关，又常常跳到书外。他带着观者与读者，观察昆虫，与昆虫共同创作，以轻盈的视角走进昆虫世界，畅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在泥蜂舍 编虫子书

本报记者  
刘少华

“中华蜜蜂，2024年入住随园，共6500只。”油菜花田里的蜂箱上，有蜜蜂们在此安家时的记录。还用红色的字提醒：“请勿拍打。”

朱赢椿蹲下来看着蜂箱，转头说，实现在有8000多只了。蜜蜂一直在快速繁衍。对于养蜜蜂，朱赢椿已经有很丰富的经验，他从白房子一直养到了红房子。

曾经的白房子在两三百米外，是一座废旧印刷厂改造的，他在那里工作13年，创作了10本书，大部分以虫子为对象——包括《虫子书》《虫子诗》《虫子旁》《虫子间》《蚁呓》《蜗牛慢吞吞》《蛛囁》等，既有当代艺术作品，也有观察日记、成人绘本。

眼前这座红房子，是2023年启用的。最早是一座旧砖窑，有着长方形的屋子、圆台和大烟囱。本报记者2023年第一次来时，这里还遍地瓦砾，如今已经成为风格现代的展室与设计室。进门向左，一整间屋子都是朱赢椿曾经设计的书；向右，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刘亮程等人的新书设计，刚出炉不久。

朱赢椿说，这两年的心血，大部分都倾注在了这座房子上。除了上万册图书和设计稿、家具之外，他从白房子搬来最多的，是在那里种植多年的草木——凌霄花、爬墙虎、香椿树，等等。来到红房子后，又种上了竹子、桂花树和油菜花，再加上这里原有的碧根果树，短短两年时间，周围开始绿树成荫。春天的地面上，悄悄铺满二月兰。

从白房子搬来时，朱赢椿还特意带来了马蜂窝、泥蜂巢和木蜂产卵的竹篱笆。于他而言，昆虫是老友。

没想到，正是一只泥蜂废弃的巢穴，给了朱赢椿灵感。在仔细观察这位“天才建筑师”的作品后，他惊叹不已，并将目光盯向了红房子旁一块空地。他觉得，自己可以跟泥蜂学习盖房子，而且这座房子要“匍匐在大地上”。工人们没参与过这样的工作，用砂石垒一个与大地同色的、形状怪异的空间，很多地方朱赢椿只能自己上手。用了整整3个月，这座与泥蜂巢等比例的半地下室艺术空间——泥蜂舍终于完成。

站在远处看，这座十几米长的泥蜂舍，像动画片里才会出现的场景。



▲朱赢椿在收集有昆虫爬行或啜噬痕迹的菜叶。

►虫字体对联：月明竹影乱，星少虫鸣稀。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